

长篇小说



李一清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

李一清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/李一清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3. 12
ISBN 7-5411-2253-X

I. 农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701 号

农 民

Nong Min

作 者 李一清

责任编辑: 林文询 蒋东雪

封面设计: 任兆祥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晋 冰

责任校对: 韩 华等

书 号: ISBN 7-5411-2253-X/I·1897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94 千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电 话: (028)86666700[发行部] (028)86662959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 610012

网 址: www.scwys.com

照 排: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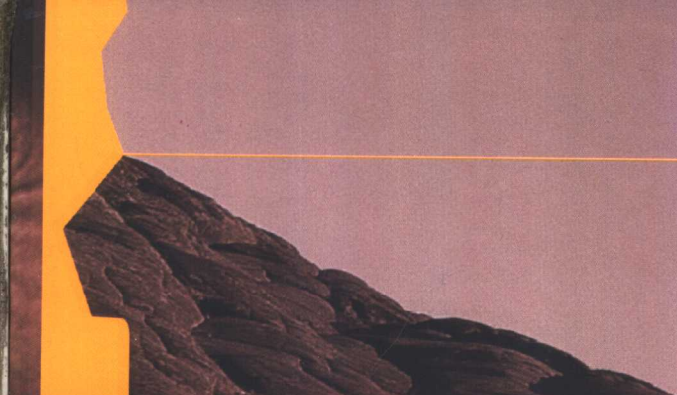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86636481 86241146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87864170



“牛啃土”是一个村庄。

“牛啃土”有一群农民。

在社会巨变的转型期，祖祖辈辈的农民逃离村庄，奔波生计，又回到家园勤巴苦做——屈辱艰辛中维系国计民生，星移斗转间耕耘我们的家园…

长篇小说《农民》描写了牛天才——这个一辈子根植于土地、依赖于土地、深爱着土地的淳朴农民，历经土地包产到户、进城打工、重返乡里，一直到土地商业性开发等一系列农村生活的剧烈变化，终于发出一代勤劳农民心底的呼喊：

“啊，土地，狗日的土地！
到底该爱你，还是该恨你？”

上 篇

我们在秋夜的星空下做那活儿，在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土地上做那活儿。在做那活儿之前，我双腿跪着，久久地跪着，庄重得不得了。——这姿势我过去从未有过，也不知那天是怎么了。我这就开始了。我身下是女人。女人身下是泥土。泥土和我们，我们和泥土，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
1

那个雨天，我对明扬讲我经历的往事。

我从我怎么爱我的土地开始。

之所以从土地开始，是因为明扬会这么说我：“谁教你那么不热爱土地。”

我一听就跟他急了。我说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爱我的土地吗？

明扬摇了摇头。

我就说，包产到户的那年秋天，我和我那口子在刚分到的土地上刨界沟、埋界石。整整一个白天，陈素华兴奋得像叫雀子，周围的男男女女也在叫，我却连打桩埋界石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不太相信眼前的事实。我被这巨大的喜悦击懵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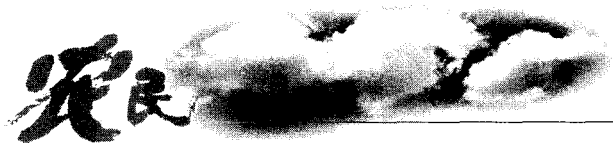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傍晚，回家把头埋在脸盆里洗一阵，我才清醒过来。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扯了条床上的被单，晃着膀子往门外走。陈素华追出来，问我这是要去哪儿，我也懒得理她，还是只顾晃着膀子往田野里走。

.....

农民

3





我在我们家的土地上过夜了。头枕着大地，背贴着大地，一翻身，肚皮又紧压着大地——啊哈！我一下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宽大的床、最暖和的垫子、无边无际的幔帐——那是夜雾呀，轻纱一样。还有最明亮的灯，满天星星。秋虫也赶来为我歌唱了，用最好的嗓子……

我那口子也赶来了，和我并排躺在一起。

我们在秋夜的星空下做那活儿，在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土地上做那活儿。在做那活儿之前，我双腿跪着，久久地跪着，庄重得不得了。——这姿势我过去从未有过，也不知那天是怎么了。我这就开始了。我身下是女人，女人身下是泥土。泥土和我们，我们和泥土，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
我要了陈素华一次，又要了一次。她说啊啊，你这么凶。我说，老子不是跟你凶。她问跟哪个凶，我恶狠狠地咬着牙，说：

“老子这是在日屙土地！”

我婆娘咯咯地笑，在下面一闪身，我还真就戳进土里了。感觉我那物件，硬生生还真就是一把犁头！土地给捅破开来的刹那，猛地一个激灵，然后便开始收缩，把我往更深的地方吸引，吸引……

你看，我有多么爱我的土地了吧！

同村的陈兴、大圆和长幺儿他们也爱土地，可他们到土地上过夜了吗？胡德江就更不好说了。今天，他领着人分地，我注意到他也在笑，但肉皮子没松开，有几回又像牙巴里灌进了风，老是在不停地歪咧。我们四个，偏毛根儿的朋友啦。

唠叨了半天，都没告诉你，我姓啥来着。我姓牛，叫天

才，名儿不错，可惜我没有天才，就只剩牛一样吃苦的命。

我们那个村子，名儿也怪，叫“牛啃土”。喏，我指给你看。那座山，像不像一只牛头？牛脊呢，自然就是那一抹顺两边蜿蜒的山脉了。牛肋巴还棱棱的，褶皱很深。牛就显瘦，肚子里一年四季，像又没吃进水也没吃进草。喏，牛脊梁到尾椎那儿就垂直地掉下了，好像那头牛突然往下一坐。墩在地上两月屁股，牛尾巴却不见了，裸露出那个黑洞，村庄不知怎的就掉进去了。这就有了我们的村名——牛啃土。咳，牛啃土也该用嘴呀！它却用牛×，你说有多晦气吧！我们村很穷，过去穷，现在穷，比周边十里八里的村都要穷。我不知道这跟一个村掉进牛×里有没有关系，有多大关系。

解放前我们村就更穷了。土改划成分，丁保长是地主，长么儿他爹大布袋是中农，其余的户挨户都是贫农，一窝儿穷光蛋。我们家更是穷光蛋里最穷的那一个，住的茅草房，地呢，我娘倒是天天在种地，一个人和许多人在种地，但那些地大多不是我们家的。

我也从来没见过我爹。关于我爹，一说他在外做生意，赚了钱，另成了家；一说他在什么地方当土匪，被官兵剿灭。我问过我娘，她几回都眼泪疙瘩，掉得像断了线的珠子。后来我也就不问了，人长大些了，有爹没爹都一样。

那一年，我八九岁的样子。一天，娘把我领到丁保长家，说，丁大爷，我把娃给你领来了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在丁保长家做小工，说穿了就是干些我

这个年纪能干得了的杂活。

丁保长有两房老婆。我当面称呼她俩大太太、二太太，背地里就只管叫做大婆子、二婆子。他们还有一个女儿，大婆子不养娃，二婆子生的。田地却不少，常年累月雇长年短工。我的任务就是照顾这一家子的生活，中午给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送送饭。说起来轻松，其实苦得死人。每天清晨，鸡叫三遍，我就得赶紧起床了。给圈里的牛添草料、喂水，然后再去放笼里的鸡、扫地。忙完，头上浸毛毛汗了，丁保长房里的灯也就亮了。他在咳嗽，咳得灯焰火在窗纸上晃。我着急赶过去，给他捶背、揉腰。丁保长慢慢不咳了，这时他要抽一口了，我得赶紧拿烟枪，摆烟具，装泡子，伺候他吞云吐雾。过足了鸦片大瘾，丁保长喜欢倒头睡“回笼觉”。我呢，得趁这空儿去给他倒夜壶，涮洗夜壶。大太太、二太太不用夜壶，她们用加盖的马桶。丁保长的觉才刚刚回笼，大太太的门吱扭扭开了，二太太的门也跟着吱扭扭开了，我就还有两个马桶等着好倒了。之后，我还得给这两个女人烧水，伺候她们梳洗。忙完，才松了一口气，二太太的小女儿差不多也就醒了，二太太叫我抱她到外面去拉屎撒尿。小女儿叫翠花，很乖，脸红似苹果，眼珠像两颗黑葡萄。我乐意抱抱她。可她有个小毛病，每当给她揩屁股，不管如何轻轻用手，她都要大哭小叫。二太太每每听到了，总要像火燎眉毛似地赶过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要么用指甲掐我，要么就抬手打我的耳光。她出手倒不很重，只是指甲太长，一下就能像钉子抠进我的皮肉里……

我最乐意干的，那就是每天中午往地里给他家的长年短工们送饭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能叫出他们中几个人的绰号：秦三

犁、王包舌、罗圈裤。也说得出这一个个绰号的由来：秦三犁会使犁，“田耕端，地耕弯”，无论哪种，他都只要三犁；王包舌也就是大舌头，口齿呜噜；罗圈裤姓罗，常年穿一条青布裤，白布做腰，从来不拴裤带，只须提起白布大腰头，左往右一捋，右往左一捋，交叉挽一个疙瘩。干活热时，他就将白布大腰头一松，双手捉住抖抖，吹进些风，里面便像吹猪胰子似的气鼓气胀了。这罗圈裤也有个缺点，屁股沟外总要豁道裤缝，我见了忍不住总要抓一把沙，从那道缝里丢进去，塞他的“沙屁眼儿”。罗圈裤每每又叫又喊，抓小鸡一样抓住我，将我头朝下，装进他的白布大腰头里，我不甘心地在里面扑腾，那气味都快把我熏昏了。这时就听他们在笑。笑着笑着，又听秦三犁在喊：“罗圈裤罗圈裤！你那臭裤裆，快把那娃儿放出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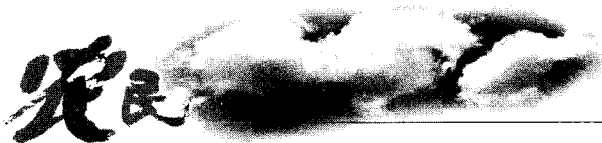
罗圈裤很不情愿地把我放出来，那样子，像在从他的白布大腰头里往外掏一只大鸟。我真的就被熏昏了。他一松手，我就软塌塌地瘫倒在地上。秦三犁忙颠颠地从树阴下抱来水罐，给我喂水。那边罗圈裤就说：

“哈，秦三犁，你才心疼人家的娃儿啊。莫不是听说他爹不在家，他娘那巴掌甜沙地荒着，你想去耕耕了？”

秦三犁说：“放屁！你不在家，你婆娘那巴掌甜沙地呢，不也荒着了？”

王包舌插进话，果然包口包口地：“裸（我）、裸要有女人，裸就在饿（窝）、饿里守着。”

罗圈裤蔑视了他一眼，也学他大包舌头，说：“饿、饿里守着，喝丝（西）、丝北风啊？”



“咋、咋个会呢？”王包舌问。

“没土地就会！”秦三犁说。

于是，我判断出这些人也像我们家，没有土地。也终于明白，为啥比我小些的陈兴、长么儿和德江大圆他们都发蒙读书了，我此刻却还和眼前这帮长年短工们坐在丁保长家的地头，听他们各自发表对土地的看法。

“裸（我）、裸头天要有了土地，第二天就逃（讨）、逃婆囊（娘）。 ”

王包舌家里既无土地又无婆娘。所以他一想到有了土地就自然联想到应该再有个婆娘。

“我要再有几亩土地，就讨一房小。”罗圈裤是有婆娘也有几分薄地的，所以他说他再有几亩地就讨一房小。他还问不声不响的秦三犁，“你呢，不也想讨一房小？”

秦三犁望着卸了枷档在一旁吃草的牛，懒懒地回答道：“老啦，都耕不动啦。我只想把自己的地种好，好得像女人绣花。”

“老了，信！”罗圈裤顺着秦三犁的目光望出去，又说，“看嘛，老牛都还在吃嫩草哩。喂，你不是说耕地耕地，来回还不到三犁，就把一个女东家耕靠在犁把上了么。该不是吹的吧？”

“她跟在我后面点胡豆。”

“没人看见么？”

“看不见。雾楚雾楚的。”

“那、那犁把上也人（能）……？”

“咋不人（能）！”罗圈裤抢白了王包舌一句，“你龟儿没沾

过荤，尿经不懂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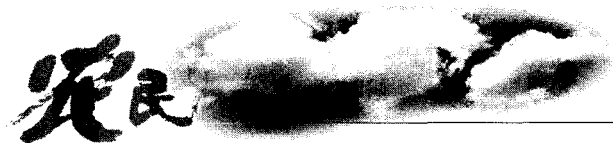
王包舌跟罗圈裤急：“哪个说裸（我）、裸没沾过荤？那、那一年……”

罗圈裤说：“算啦，来日皮嘛。那一年，你到一户人家扛长年，东家是个小寡妇，漂亮得像白娘子。她问你姓啥，你说怪姓，姓来。又问你名字，你含笑含笑不肯说。女东家一定要你说，你就假装害羞了半天，才告诉她，你叫来日皮。那天中午她给你送饭，站在地头喊：来日皮！你就冲过去把她扑倒了。女东家不干，你倒来理了：咋，你喊我来日皮嘛……这龙门阵，扛过长年短工的都会摆，我耳朵听出老茧啦！”

看看，他们摆这些荤故事，都离不开两样东西：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女人。再看我们家的情况，爹有女人，没有土地，爹就离开娘了；娘没有土地，爹一走，娘就不是女人了。

庄稼人要有了土地，有了女人，过日子才圆满，才不亏。是啵？

这么说，土地到户的当天晚上，我去地里过夜，还同我女人那个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当然喽，这中间还有我的那些经历，都跟土地有关。



2

早晨。我和陈素华天不亮就给露水弄醒了。睁开眼，盖在身上的床单湿漉漉的，周围的泥土湿漉漉的，地里的野草也是湿漉漉的。雾在脸上飘，在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林子里飘。那一处处的林子还没有苏醒，也就听不到鸟叫。但细听之下，附近又有点什么声响，像隔着一匹山梁有个早起的人在走路。我问陈素华，听到那声音没有，她侧着耳朵听了一回，说声音个鬼！肯信这么早还有比我们更早下地的。我愣是听出有声音，就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喂，那边有人吗？”

“没得人，是鬼。”

那边回答了，是陈兴。

陈兴又说：“土地长有脚杆吗？安装有轮子吗？怕被人偷了吗？哈，没见过你两口子，守倒土地睡觉。”

我说：“陈兴，陈兴，你都看见了？”

“我路过你家地头嘛，两口子睡得像猪样！咋，昨晚做那活路了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个龟儿，清早裤子笼起就没句好话。”

“没见过你两口子，”陈兴又说，“怕土地被贼娃子偷了，怕它自己跑了，干脆搬回屋头去嘛。”

我婆娘笑嘻嘻道：“房子小，装不下。”

原来，陈兴想抢个头，天不亮就下地，没想我两口子比他更早，头晚黑就守在地里了。

——这是包产到户的第一年，播种小春。

往年小春播种，少了一个月，你就莫想“洗泥”。知道啥叫洗泥吗？洗泥，就是一季农活忙煞尾了，可以脱下外面沾泥里面浸汗的衣服，烧盆热水，清清爽爽洗个澡，再叫婆娘弄几个菜，坐下来，跷起腿杆悠哉游哉喝一杯酒。在洗泥的日子里，当沟边、小溪边捣衣声不断时，你在村里走走，随处都能闻到酒香。

今年这捣衣声和酒的香气来得太早了，至少要比往年提前了半个多月。这又是一个奇迹。地还是那些地，人还是那些人嘛。莫不是活路做得马虎，猫儿盖屎只图快？不，更到家了，更细致了。田边地角见不到一丛荆棘、一棵杂草，像人拿给剃头匠刮过的脸，精赤溜光。地面跟镜儿一样平，土像过过筛子。刚播下的种粒被它们均匀覆盖，阳光又覆盖着泥土，土地就不像土地了，像一床床黄绒绒的地毯。从地缝儿里升上来的水蒸气，也是那么均匀，到中午那许多烟缕才散了，不到黄昏，它们又迎着日落升起丝儿片儿的，田野便一片烟了——那种用金色和紫色织出的烟，很醉人。

看看吧，我这个老农民，大老粗的，也像个迂夫子般酸文假醋起来。这可不是我存心要卖酸，那的确是我当时真切的感受啊！以后这类似的感受就很难有了。土地刚到户那几年，又



尤其是第一年，心里舒坦，看着啥都新鲜，都美，都能品咂出点怪怪的味道，有时连我都惊诧得很。

种子发芽了。

破土了。

抽叶片儿了。

这一年霜冻特别大。

往年也有霜冻特别大的时候。我们白天多穿衣服，夜里加盖一床棉絮，再不会管还有啥冻着冻不着了。但今年可不一样，我总傻乎乎地担心地里越冬的庄稼。如果仅止于担心也就够了，我和陈素华还要半夜起来，烧几堆火，往地里驱烟。祖祖辈辈没人这么干过，十里八乡也没人这么干过，村里人都在笑话我哩。长么儿甚至当着很多人，骂我是活宝。我讪讪地说，长么儿，我帮你种过小春。长么儿说不假，你帮我种过小春，但老子还是要骂你龟儿是他妈个活宝！

我真帮长么儿种过小春。土地没到户，他当生产队会计，又兼记工员，还兼收尿员。人的下半身有两道门吧，那时这两道门都给集体管起，提防着你把排出的偷偷运到自留地。长么儿收尿可不像我解放前给丁保长家倒夜壶倒马桶，他只管验等级、司秤，然后一挥手，就有人把尿桶挑走了，挑到人民公社的地里了。长么儿脑筋活，这个大布袋的儿，也像他老爹，奸滑得死人。过去他不下力，现在要下力又没力，又吃不得苦，小春种得拖，我家种完了，他就来请我帮忙。这狗日的过去神气活现，我不想答应，见不得他在地里扑爬跟头那副可怜相，

就过去了。之前我还帮了几天支书胡德江，陈兴也去帮了，他的情况跟长么儿差不远。这下倒好，长么儿裤子笼起就不认人了，他竟当众辱骂我是个活宝。在过去我不敢得罪他，怕他给我少计工分，少算了柴禾粮食，收尿压等级，秤杆上短斤两。现在老子可不用怕他了，也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句：

“对，我活宝。你龟儿干活那尿样，难道不是活宝！”

长么儿一怔，说：“好哇！牛天才，你骂我？”

我说：“骂了又咋了？老子等你神气！”

这就踩了长么儿的痛脚了，周围的人又使劲哄笑，长么儿的脸就垮下来，指着我说：

“你懂不懂七窍呢，要北方大冻天才熏烟啊。我们地处西南。”

我说，我不管它地处西南，还是东南，土地是我的，我想往地里熏烟就熏烟。他更气急败坏了，说：

“跟你这党憨人，咬卵匠！为好不得好，颠倒惹烦恼。”

我说，烦恼，要庄稼做不出来那才叫烦恼。大家又一阵哄笑。

那天我特别解气。我也不是故意要气长么儿，我就见不得他到现在的还那么盛气凌人。

我也知道熏烟没多大必要，但我喜欢，我就熏烟。我相信庄稼是通人性的，人对它好，它就长得好。再说了，土地是我的，我爱怎么弄就怎么弄，用不着有谁再像从前那样对我指手画脚，说三道四。就这！